

刘白羽

散文选集

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花散文书系
当代部分

主编
徐柏容
郑法清

刘白羽

余树森 编

散文选集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白羽散文选集/刘白羽著;余树森编.—2版.
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4
(百花散文书系.当代散文丛书)
ISBN 7-5306-1089-9

I.刘... II.①刘...②余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622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米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145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4.00 元

序 言

余树森

在刘白羽看来，散文也像“一座浑然的雕塑”，散文家“同样是肩负着自己创造的地球而前进的人”。从三十年代中期，他在《中流》上发表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算起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尽管时代曾将他召唤到报告文学的行列，尽管他也从事过小说创作，但是，他最为喜爱，并为之孜孜探求与潜心创造的，还是散文。自1958年至1988年间，形成其散文创作的高峰期，创作出《红玛瑙集》、《芳草集》、《海天集》、《秋阳集》等；1989年以来，他又坚持文艺随笔的写作，抒发其对艺术与人生的感悟。

再没有一种文体能像散文这样，忠实地记录下作者人生与心理的历程。读刘白羽的散文，我们看到：从对长城上古箭镞的缠绵悱恻，到对“红玛瑙”的激情抒怀，再到对秋阳夕晖美的深沉思索——生活与岁月，在怎样不断地雕塑着他的人格、心理，从而也在不断地雕塑着他的散文艺术。

战争，使他挣脱了“缠绵悱恻”的审美格调

刘白羽曾深情地说：“革命战争，给予我的东西大多了，我一生都受用不尽”。（《灯火》）在此丰厚的“给予”中，最重要的乃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和艺术观。

刘白羽，1916年出生于北京。少年时曾在一家商店学徒，十四岁才上小学，继而又入北平市第一中学读书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次年，他怀着救国热情，考入旧军队的军官教导队当学兵。不久，随军开往大西北，后因患伤寒病，被送回家。1934年，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，在校两年间，多在北京图书馆自学，并开始文学创作。1936年3月，他在王统照主编的《文学》杂志上，发表了

根据其旧军队生活经验而创作的处女作小说《冰天》。接着,又陆续在《文学》、《文学月刊》、《中流》、《自由中国》、《抗战文艺》、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上发表小说。刘白羽的散文创作,亦始于1936年,有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(《中流》1936年第1卷第7期)、《从黄昏到夜晚》(《中流》1937年第1卷第10期)、《绿》(《中流》1937年第1卷第11期)、《白》(《中流》1937年第2卷第1期)、《家乡》(《烽火》创刊号1937年)等等。综观刘白羽此一时期的散文创作,亦属于“缠绵悱恻”的审美格调。他曾这样自白:

爱幽僻,爱冷静,成了惯性。在朋友的喜筵上,我称赞过一枚小小红豆。在旅行到长城上的时候,我爱的是那个老人在墙缝中掘出来的,古单于人的箭镞。我更憧憬着一点碧磷或一段白骨。

这种审美格调,不久便因受抗战烽火的熔炼而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后,刘白羽曾由北平

至上海，再经南京至长沙；终于，在1938年2月，在经过艰苦跋涉、辗转之后，到达延安。开始分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工作，曾奉命陪同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到华北敌后抗日游击区考察，长达五个月之久。抗日的战火硝烟，英雄事迹，震撼与锤炼了作家的心灵，后来创作的散文报告文学集《八路军七将领》、《游击中间》，小说《行军中》、《火》，便是时代生活在这颗心灵上的反映。1939年春，刘白羽在赴冀南参加战斗途经太行山时，被北方局留下采写《朱德将军传》。1940年返回延安，1941年完成初稿。1942年，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，聆听到毛泽东所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思想与创作受到极大影响。1944年，刘白羽被调往重庆，在周恩来、王若飞领导下，参与《新华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，并撰写了不少反映边区生活的作品，后集成《延安生活》出版，此外，还写有一些短篇小说，后收入《金英》一书。1946年初，刘白羽被派往北平军调执行部做记者，真正开始其新闻记者生涯，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及报告文学，其《环行东北》在上海出版后，曾引起积极反响。在谈判破裂，解放战

争开始后，刘白羽即被派往东北战场做随军记者，从此，他跟随部队转战东北，横断中原，直下江南，其报告文学《为祖国而战》、《历史的暴风雨》、《火光照耀着沈阳城》等，真实地记录下解放战争进军的步伐。刘白羽在回忆这一段战争生活时写道：

一次又一次，在冰天雪地，枪火弹光，装满泥泞的战壕，飞舞灰尘的道路之间走来走去，我倒爱起战争生活来了。……那是何等活跃而又雄伟的壮丽的生活啊！（《灯火》）

革命与战争的锤炼，使他的散文“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”；“从《从黄昏到夜晚》、《绿》、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，就像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，走上今天新的路程”，他有了他的“散文的新的格调”。这是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审美观念的变革，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创造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

我穿过激流，越过险滩，冲过硝烟战火，

闯过暴雨狂风，那惊心动魄的大时代怎能不濡染我呢？

这种“濡染”的结果，即所谓“经过大浪淘沙”，他“爱的不仅是梨花的洁白素雅，更爱火一般浓烈的红蔷薇了”。（《形象之花是不会枯萎的》）可以说，火一般浓烈的“红蔷薇”美（为主）与洁白素雅的“梨花”美（为辅）的同构共融，奠定了刘白羽审美观的基调，并随着他的生活境遇及文化心理因素的变化，而潜移默化地自我调整着。从其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的《红玛瑙集》，到其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的《秋阳集》和“文艺随笔”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“自我调整”的轨迹。

以崇高美为支柱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， 建构起辉煌壮丽的散文“雕塑”

当我们遍历刘白羽的散文世界之后便会发现：支撑这个世界的支柱乃是他所追求的“崇高美”。

刘白羽认为，散文美的最高境界乃是“纯”：

纯正而朴质，即“炉火纯青”之境，“近似于禅宗的自然、凝炼、含蓄”；而“纯”的最高标准便是“崇高”。在刘白羽散文里，“崇高”作为内涵乃是一种乐观的、战斗的哲学和激流勇进的精神。他所展现的是：在我们辽阔而又复杂的生活大海里，“任乌云也好，风暴也好，总会被一道航线穿过”；纵使“在黑暗中，一星火也可以燃起一线希望”。（《海的幻想》）；人生“绝非逝水”，而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（《今日雨狂风骤》）。他要通过他的形象，引人高尚，奋进，创造，奉献。而“崇高”作为方式，乃是一种“抽象”，即对自然与人生的提炼与选择。因为在刘白羽看来，既然散文美的最高境界是纯，而纯之最高标准是崇高，那么，欲臻崇高之境，就不能不对复杂万象进行提炼与选择，用美的人格，去淬炼生活的渣滓。他说，“没有抽象就没有概括，只有通过高度概括才能接近——纯。从沙里淘出金子，用金子铸成金玫瑰，艺术才能璀璨发光”。（《刘白羽散文四集·总序》）基于这种对崇高美的理解和追求，刘白羽在阅读审美上，自有他的取舍与借鉴，比如：他读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，感到“那个黑人老妈妈迪尔西——简直

是上帝、是光明、是太阳，那样光芒四射，”他在作者笔下的“人生与自然这个大宇宙面前流下了眼泪”；他读川端康成的《我在美丽的日本》，为其“像泉水一样的清澈所迷醉”；他读德富芦花的《自然和人生》，又为“一种淳朴与深沉所震动”；他读赫尔岑的《家庭的戏剧》，被里面的“娜达丽之死那一段落”，弄得“简直洒泪滂沱”，“付出了悲恸，得到了崇高”；他读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、《蔷薇》时，“真为这老人能洋溢着那样青春的闪光，感到无比的惊奇”；至于高尔基的《海燕之歌》那种磅礴的气势，科罗连科的《火花》那种崇高而隽永的意境，都使他心灵震颤，铭刻肺腑。无疑，这种阅读审美，对于刘白羽那潜隐着“战争与英雄”情结的文化心理，又是一种丰富与强化。在题材审美上，刘白羽总是截取生活激流，提炼壮美诗意。他对于那黑暗中孕育的光明、艰难中诞生的胜利特别敏感，感到其中的诗意，有朝霞般的清新与美丽，诸如：

在车站废墟上新建立起来的小土屋里，
发出第一次行车的命令；在炸断的淮河大桥

上，一个老工人从泪水婆娑中，闪出又伤心又喜悦的眼光，叙说怎样重新架桥；在武汉市区入口处，一座木桥还在燃烧的时候，这长江中部的大城市，已经用嘹亮的钟声欢庆它的新生；在许多红色航标被炸坏了的长江上，第一次试航的轮船发出启碇的汽笛声……（《新世界的歌》）

显而易见，革命战争生活经历，在他心底积淀成一个创作灵感的“敏感区”；外界的刺激，一旦触发了这一“敏感区”，或如他自己所说，当“一道历史的源流”从他的心中流过，一道“暴风雨历史深处”的闪电将他的“全部生活照亮”，使他的思路一下子从他“所熟悉、所热爱的战斗生活经历中走过来”的时候，他的灵感便意外地迸射与闪烁。可以说：从暴风雨深处喷礴出一道阳光，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航线——这便是回旋在刘白羽散文创作中的“一句诗”。打开他的散文集，你看：那绚丽而庄严的日出（《日出》）；那“穿过暴风雨而明亮过来的灯火”（《灯火》）；那在云雾迷蒙、电光闪闪中，劈波斩浪的长江夜航（《长江三

日》);那汹涌澎湃、瞬息万变的大海(《海的幻想》);那黄河之水、祁连积雪、敦煌秋日、阳关遗址、昆仑山的太阳……(《昆仑山的太阳》);那沉静而又蓬勃的滋润万物的春雪(《春雪》);那大江解冻、冰排撞击的自然景观(《开江的日子》);那牵魂动魄的远天冰雪(《远天冰雪》);那燃烧着的金黄色的向日葵(《金黄色的向日葵》);那巍然屹立、正气冲霄汉的烈士群雕(《巍然天地之间》)……无不是自然与人生的融合与抽象,其中渗透作者的生命、思想和情感,也沉淀着昔日的战火硝烟、烈士鲜血,以及延安的灯火和歌声。这种题材审美,体现出一个战士兼诗人的心灵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悟与选择,它奠定了刘白羽散文“阳刚”之美的基础。

如果说,题材审美给予刘白羽散文的“阳刚”美以魂魄;那么,构思方式,则赋予刘白羽散文的“阳刚”美以气势。读刘白羽的散文,常有比较宏阔的历史空间感,其结构行文,颇有一种浩浩江流,劈崖斩壁,一泻千里之势。

构思,它反映出作者的思维形式,也决定着散文的思维空间。伴着革命战争的步伐,从历史暴

风雨深处走过来的刘白羽，其思想的羽翼，常常从现实的阳光里，飞进历史的暴风雨深处。他总是喜欢站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接处，沿着历史进程，作哲学的双向思考，他说：

慷慨就义者的热血，从往昔流到今天，化作劳动者血管里沸腾的血液；反过来说，新时代的歌唱，何尝不是旧世界呐喊的回声？
(《浪花十记》)

正是这种人生哲学的逻辑思维方法，决定了刘白羽散文艺术构思的特征。

其一：纵向、线性思维，图片串联式结构。如前所述，刘白羽散文创作的灵感，大都诞生于眼前景对往昔革命与战争生活经验的触发。接着，作者沿循革命历史的进程而回忆和思考，当他用自己今日的思想、感悟，将那些旧经验重新加以组织的时候，便形成了他的艺术构思。所以，刘白羽的散文，常常是浮想联翩，思路十分活跃而遥远。对此，他论道：“我想得真的很遥远吗？不，从历史的进程来说确实很远，但在革命战士

的心灵上却很近。”(《樱花漫记》)是的,有了这革命战士心灵上的“近”,才有那历史进程时空上的“远”,这是一位革命战士的心灵对历史的拥抱。基于这种纵向的、线性的思维,刘白羽散文在结构上,常呈现为“图片串联”式。作者用一条回忆线索,串联起若干有代表性的生活断片,描写出一幅展示历史进程的长卷。例如《灯火》。作者由“灯火”两字,触动诗意的回忆;作为一个青年人,在一个深夜从家中出走时,回首看见家门口的一星灯火——战争年代,夜间行军,冒着漫天风雪,走着,走着,忽然看见一星黄黄灯火,那是宿营地人民群众的手为子弟兵点亮的灯火——1956年5月,在河南新乡,一座新建的水电站,在万众欢腾中发出的璀璨灯火:你看,三幅画面的组合,不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缩影吗?其他,像《红玛瑙》,《青春的闪光》、《秋窗偶记》、《雪》、《绿夜》、《春雪》……等等,所采用的大都是此种结构形式。

其二:现实与历史的交织,顺境与逆境的转换。刘白羽在散文《雪》里写道:“今天还跟从前一样,后续部队不断涌上来,而前头部队早已消

失在那白茫茫雪天远处”。他在其他作品里，亦反复吟咏着这一主题。这种对现实与历史关系的理性思考，必然导致现实与历史交织的艺术构思。在刘白羽笔下，建设工地图景，常与战火硝烟交织，如《青春的闪光》；今日之灿烂灯光，往往同历史暴风雨相连，如《灯火》；解放前后的两个“绿夜”，恰成鲜明对比，如《绿夜》；新旧中国，两幅“红色的画”，相映成趣，如《一幅红色的画》；……。在这种现实与历史交织中，刘白羽向人们揭示的是光明、正义，终将战胜黑暗、邪恶的必然规律。因此，在他的散文艺术构思里，总是重复着那种逆境与顺境相互转换的模式。例如《白蝴蝶之恋》。你看：“我”在草地上看见一只给雨水打落在地面上的白蝴蝶，沾湿的翅膀轻微地颤动着，奄奄一息——“我”小心翼翼地把白蝴蝶捏起来，放在手心里，并用口呵着气，送给她一丝温暖——白蝴蝶渐渐苏醒过来，——风雨过去，太阳又光照宇宙，一切都那样晶莹、明媚，“我”把白蝴蝶放在盛满阳光的一片嫩叶上，——美丽而勇敢的白蝴蝶，在阳光下，绿叶上，试了几次，终于一跃而起，展翅飞翔，向着明净如洗的空中飞去……。

文章结尾，作者写道：

这时，一江春水在我心头轻轻地荡漾了一下。在白蝴蝶危难时我怜悯它，可是当它真的自由翱翔而去时我又感到如此失落、怅惘，“唉！人呵人……”我默默伫望了一阵，转身向青草地走去。

这里对白蝴蝶命运的描写，无疑寄寓着社会人生现象的象征。在“阴晴不定的天气里”，美的“寻求者”，将会遭遇艰辛和牺牲，这需要自身“非凡的勇气”，也需要人类的同情和支持；最后阳光终将驱散阴霾，美的“寻求者”亦将会继续它的勇敢的追求。不过，我们也应看到：这个顺境与逆境的转换模式，虽同其五六十年代之散文构思基本一致，但是毕竟已有所不同：它更多地注入了生命意识和爱的哲学，作者所感叹之的“人呵人”，显然已非全同于其已往散文中的抒情主体，而是一个更为复杂而真实的“自我”。

其三：以理念为线索，描绘情感波澜，结构行文带有论辩的严密性。刘白羽的散文，融诗情与